

中国当代名人书画艺术系

禅思抱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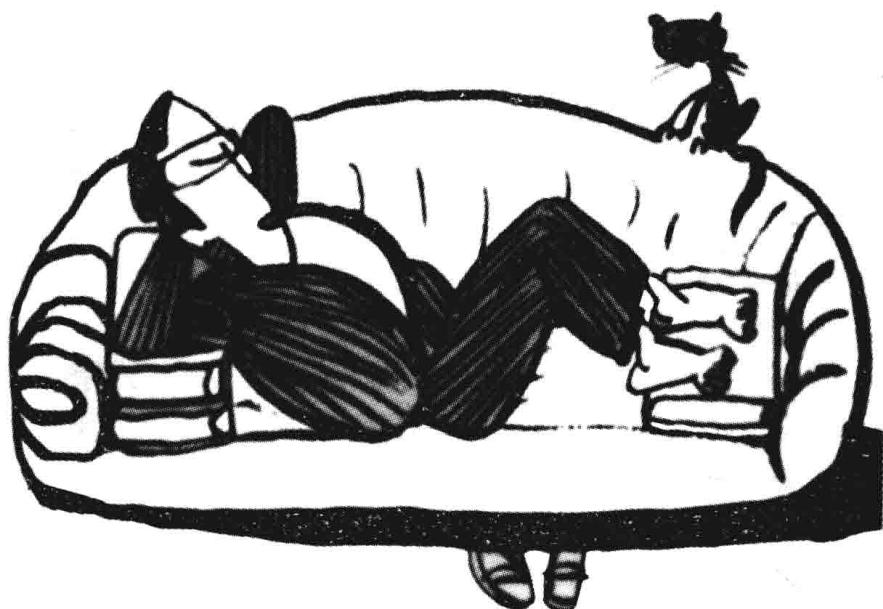


文：贾平凹 画：王成喜

西苑出版社

中国当代名人书画艺术系

禅思抱散



文：贾平凹 画：王成喜

西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禅思抱散/贾平凹文；王成喜绘. —北京：西苑出版社，2000.7 (2013.1重印)

(中国当代名人语画书系)

ISBN 978—7—80108—395—1

I. 禅… II. ①贾… ②王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漫画—作品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I267 ②J228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65532 号

禅思抱散

著 者 贾平凹

绘 画 王成喜

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

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00039

电 话 68173419 传 真 68247120

网 址 www. xycbs. com E-mail aaa@xycbs. com

印 刷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 690mm×960mm 1/16

印 张 14

印 数 1—3000 册

字 数 80 千字 图数 214 幅

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—7—80108—395—1

定 价 27.80 元

(凡西苑版图书有缺漏页、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)



编者前言

贾平凹在西安太白南路有一处单元房，五楼。三室一厅。起名：太白大堂。堂内三室。一室写字作画。一室安歇。一室读书，一厅写作兼会客。平日，我们隔三岔五来这里玩牌、吃茶，共同美言或批评贾平凹的自作书画、谈一些趣事，末了总要抓阄轮流坐东去附近一家“老乾洲”饭店“喂脑袋”。贾平凹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这堂里度过。除了日复一日的静心写作。他的业余生活就是这么简约闲适。

一九九九早冬。贾平凹在这里夜以继日地创作他的新长篇《怀念狼》，我们仍常来这太白大堂里消受人际的滋润牙口艺术的元气。一天，贾平凹给我们下任务：北京要出版一套作家段落文体和漫画互动的书籍，他也被列为其中之一。于是，此卷就由我们来编选文字。

接受了贾平凹的重托，我们二人便分头行动，首先将贾平凹十数余种版本的著书搜整齐全。然后静心检读。贾平凹是一位高效恒产作家。著述丰硕，版本庞杂。编选难度可想而知。当我们在一个人的数百万言文字里难以很快检读出合意的段落来，这些文字要么通卷平庸。要么段段精绝，而贾平凹的文字多属于后吝。我们总是在忍痛割爱中顾此失彼。越是这样，我们就越是感到对不住读者的慧眼和贾平凹的苦心。贾平凹有鬼才之誉，这缘于他文章表层的生活意象和文字背后的思想质地。从生活意象来说，他所营造的生活元素丰厚而细腻，有浓郁的平民情结，对本土文化尤其是民俗风物的挖掘和延展更见功力，这是他深厚生活底蕴的本真展示；从思想质体来说，他的文字总给人以博大、深邃、辽远、腾达的夺人派势，这和他扎实的古文化功底及多元的艺术才情密不可分。他的许多文



字具有“禅意”属性、但他所理解的“禅”却是平常之心。他的文字是用平常之心，察观自我、风景和世象的笔录，因此，我们将本书分类编目为三：一为《观我》；二为《观景》；三为《观世》。我们虽然想以“伯乐”之眼，觅“千里马”式的文字，但还是限于水平，“千里马”常有，而我们的寻觅难免会出现捡了芝麻、去了西瓜的无奈，这种缺憾诚请读者诸君明鉴。

贾平凹的大白大堂我们还会常去，这是贾平凹作品源源不断的产生之地，也是我们在阅读贾平凹文迹的同时，复阅贾平凹人迹的精神向往之地。

马河声 李建森

目 录

|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观我篇 | 1 | 敲 门 | 24 |
| 记 忆 | 2 | 石 滩 感 悟 | 25 |
| 人 病 | 3 | 我的诗书画 | 26 |
| 才 情 | 4 | 太 阳 路 | 27 |
| 文 友 | 5 | 弦 外 之 音 | 28 |
| 专 栏 作 家 | 6 | 诗 | 29 |
| 对 音 乐 之 见 | 7 | 玩 物 铭 | 30 |
| 写 散 文 | 8 | 诗 书 画 | 31 |
| 一 位 作 家 | 9 | 儿 女 | 32 |
| 自 贱 | 10 | 人 材 与 身 材 | 33 |
| 以 妻 为 镜 | 11 | 浮 躁 | 34 |
| 说 话 | 12 | 都 一 样 | 35 |
| 技 艺 的 尴 尬 | 13 | 活 人 真 不 容 易 | 36 |
| 流 言 和 留 言 | 14 | “莫 言” | 37 |
| 心 旷 神 怡 | 15 | 炒 花 生 的 和 当 主 编 的 | 38 |
| 埙 | 16 | 观 景 篇 | 39 |
| 投 稿 | 17 | 看 人 | 40 |
| 妻 | 18 | 秦 腔 之 一 | 41 |
| 做 人 | 19 | 秦 腔 之 二 | 43 |
| 风 是 什 么 | 20 | 十 字 街 菜 市 | 44 |
| 爸 爸 | 21 | “走 虫” | 45 |
| 童 年 记 忆 | 22 | 青 年 演 员 | 46 |
| 爱 人 | 23 | 摄 影 家 | 47 |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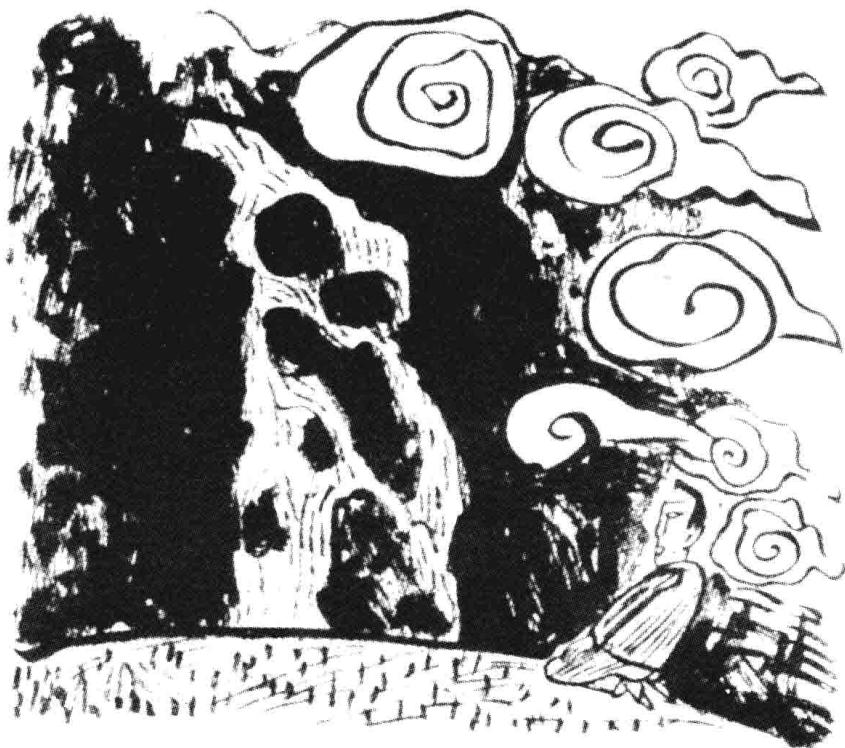


| | | | |
|-------|----|---------|-----|
| 从政 | 48 | 人与动物 | 79 |
| 吃茶 | 49 | 吃相 | 80 |
| 生活之一 | 50 | 街市即景 | 81 |
| 生活之二 | 51 | 读作品读杂志 | 82 |
| 生活之三 | 52 | 一只贝 | 83 |
| 生活之四 | 53 | 黄土高原 | 84 |
| 生活之五 | 54 | 俏佳人 | 85 |
| 生活之六 | 55 | 杂土野荆 | 86 |
| 生活之七 | 56 | 草坝月色 | 87 |
| 闲人之一 | 57 | 竹是这个城 | 88 |
| 闲人之二 | 58 | 锦江情 | 89 |
| 闲人之三 | 59 | 游笔架山 | 90 |
| 闲人之四 | 60 | 春耕 | 91 |
| 闲人之五 | 61 | 石滩行 | 92 |
| 弈人之一 | 62 | 赶集 | 93 |
| 弈人之二 | 63 | 黄陵柏 | 94 |
| 弈人之三 | 64 | 牡丹缘 | 95 |
| 弈人之四 | 65 | 看黄河 | 96 |
| 牌玩 | 66 | 龙门 | 97 |
| 知己者吃酒 | 67 | 运动员 | 98 |
| 自然是美 | 68 | 夜 | 99 |
| 多与少 | 69 | 吃的境界? | 100 |
| 藏和露 | 70 | 哪能相比 | 101 |
| 论打扮 | 71 | 《赶海集》外集 | 102 |
| 弯榆杂感 | 72 | 黄土地 | 103 |
| 凉台记 | 73 | 人怕狼 | 104 |
| 自然规律 | 74 | 催眠 | 105 |
| 对月 | 75 | 媚力 | 106 |
| 风雨 | 76 | 人兽之间 | 107 |
| 法桐 | 77 | 石韵 | 108 |
| 鸡蛋 | 78 | 钓 | 109 |

| | | | |
|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白是无极的 | 110 | 说房子之二 | 141 |
| “铁哥们” | 111 | 创 刊 | 142 |
| 主观和客观 | 112 | 孩子之一 | 143 |
| 热 蛋 | 113 | 孩子之二 | 144 |
| 女子之大美 | 114 | 足 球 | 145 |
| 丑 妇 | 115 | 球 迷 | 146 |
| 饮 者 | 116 | 金 饰 | 147 |
| 朋友路小路 | 117 | 吹与传 | 148 |
| 骂 人 | 118 | 信访、民情和作家 | 149 |
| 观世篇 | 119 | 说美容 | 150 |
| 请客之一 | 120 | 吃 | 151 |
| 请客之二 | 121 | 饮 者 | 152 |
| 请客之三 | 122 | 语 言 | 153 |
| 请客之四 | 123 | 朋 友 | 154 |
| 家庭之一 | 124 | 惜 时 | 155 |
| 家庭之二 | 125 | 秃顶之一 | 156 |
| 家庭之三 | 126 | 秃顶之二 | 157 |
| 关于女人之一 | 127 | 秃顶之三 | 158 |
| 关于女人之二 | 128 | 预言留在以后 | 159 |
| 关于女人之三 | 129 | 吃 烟 | 160 |
| 关于女人之四 | 130 | 获 奖 | 161 |
| 打扮惟美 | 131 | 玩 鸟 | 162 |
| “××到此一游” | 132 | 对当前散文的看法 | 163 |
| 坐 佛 | 133 | 好读书 | 164 |
| 悟 性 | 134 | 记 梦 | 165 |
| 生 病 | 135 | 女人的态 | 166 |
| 炫 耀 | 136 | 名人的烦恼之一 | 167 |
| 钱的价值之一 | 137 | 名人的烦恼之二 | 168 |
| 钱的价值之二 | 138 | 名人的烦恼之三 | 169 |
| 钱的价值之三 | 139 | 生命的意义 | 170 |
| 说房子之一 | 140 | 潇 洒 | 171 |

| | | | |
|--------|-----|--------|-----|
| “情” | 172 | 利 器 | 194 |
| 情文便是美文 | 173 | 作序之一 | 195 |
| 诗是什么 | 174 | 作序之二 | 196 |
| 斯文扫地 | 175 | 女子从文 | 197 |
| 禅思之一 | 176 | 文 人 | 198 |
| 禅思之二 | 177 | 富 贵 | 199 |
| 生存的理由 | 178 | 诗 | 200 |
| 戏曲联想 | 179 | 淡泊与寂寞 | 201 |
| 人、神、鬼 | 180 | 文 学 | 202 |
| 戏说艺术 | 181 | 中国农民 | 203 |
| 读 书 | 182 | 顽 地 | 204 |
| 吃的想象 | 183 | 关于父子之一 | 205 |
| 吃“生猛” | 184 | 关于父子之二 | 206 |
| 奉 承 | 185 | 关于父子之三 | 207 |
| 奉承另解之一 | 186 | 关于父子之四 | 208 |
| 奉承另解之二 | 187 | 关于父子之五 | 209 |
| 死 | 188 | 关于父子之六 | 210 |
| 柿树为佛 | 189 | 关于父子之七 | 211 |
| 英雄与死 | 190 | 关于父子之八 | 213 |
| 僧 问 | 191 | 谈病之一 | 214 |
| 谈中国画 | 192 | 谈病之二 | 215 |
| 批评与创作 | 193 | 谈病之三 | 216 |

观我篇





记 忆

他当过宿舍的舍长，当然尽职尽责，遗憾的是他没有蚊帐，夏夜的蚊子轮番向他进攻。实在烦躁到极致，他反倒冷静了，想：小小的蚊子能吃完我吗？这蚊子或许是叮过什么更有知识的人的，那么，这蚊子也是知识化了的蚊子，它传染给我的也一定是知识吧。冬天里，他的被子太薄，长长的夜里他的膝盖以下总是凉的，他一直蜷着睡，这虽然影响了他以后继续长高，但这样却练就了他善于聚集内力的功夫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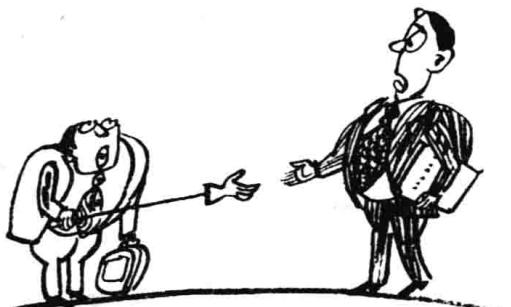


人 病

我突然患了肝病，立即像当年的四类分子一样遭到歧视。我的朋友已经很少来串门了，偶尔有不知我患病消息的来，一来又嚷着要吃要喝，行立坐卧狼藉无序，我说，我患肝炎了，他们那么一呆，接着说：“没事的，能传染给我吗？！”但饭却不吃了，茶也不喝，抽自己口袋的劣烟，立即拍着脑门叫道：“哟，瞧我这记性，我还要去××处办一件事的！”我隔窗看见他们下了楼，去公共水龙头下冲洗，一遍又一遍，似乎那双手已成了狼爪，恨不能剁断了去。末了还凑近鼻子闻闻。肝炎病毒是能闻出来的吗？蠢东西！有一位爱请客的熟人，十天半月就要请一次有地位的人，每一次还要拉我去作陪，说是“寒舍生辉”，这丈夫就又邀了我去，妇人当然热情，但我看出了她眉宇间的忧愁，我也知道她的为难了，说，多给我一个碟子一双筷子吧。我用一双筷子把大盆的菜夹到我的小碟里，再用另一双筷子从小碟夹菜送到我口中。我笑着对被请的那位领导说：“我现在和你一样了，你平日是一副眼镜，看戏

是一副眼镜，批文件又是另一副眼镜。”吃罢了，我叮咛妇人要将我的碗筷蒸煮消毒，妇人说：哪里，哪里。我才出门，却听见一阵瓷的破碎声，接着是撵猫的声，我明白我用过的碗筷全摔破在垃圾筐，那

猫在贪吃我的剩菜，为了那猫的安全，猫挨了一脚。这样的刺激使我实在受不了，我开始不大出门，不参加任何集会，不去影院，不乘坐公共车。从此，我倒活得极为清静，左邻右舍再不因我家的敲门声而难以午休，遇着那些可见可不见的人数米外抱拳一下就敷衍了事了，领导再不让我为未请假的事一次又一次交检讨了，那些长舌妇和长舌男也不用嘴凑在我的耳朵上是非非了。我遇到任何难缠的人和难缠的事，一句“我患了肝炎”，便是最好的遁辞。



才 情

往日里，也曾在朋友面前夸口：我是预测第一，书法第二，绘画第三，作曲第四，写作第五，那全是什么不行偏说什么好，要学齐白石的，如喝酒夸酒量的醉话。那年去美国，见到一个诗人，旁边一个作家告诉我：这是在美国人人都知道的著名诗人，但人人都不知道他写了些什么诗。我当时笑了，心里想，我将来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作家。我也见过一些官人写的文章和写文章的官人，在文坛上他是官人，在官场上他是文人，似乎两头特别，其实两头让人不恭的，如果还算有才，也全然浪费了。一个人的能力会有多少呢，主要地从事一项了，别的项目都是为了这一项而进行的基本修养训练罢了。嘴的功能是吃饭说话的，当然，嘴也可以咬瓶子盖。我的那点书呀画呀，甚至琴呀棋呀，算什么呢，如果称之为才子，还真不如称这为歌妓，歌妓还必须是貌美的女子。

真正的才子恐怕是苏东坡，但苏东坡已经死在宋朝，再没有了。



文友

这些文友，原是以文而交的，交熟了却尽成强盗，酒喝得全没有了规矩，已经在翻我的柜，要找第三瓶五粮液。“文章虽是千古事，”他们说，“唯有饮者留其名！”他们是伙有趣味的人，正因为有趣味，我才任他们妄为。酒喝足了，都说：“不喝了，该吃饭了！”我出了酒还得管饭？便提议今日要抓纸阄，抓到谁谁掏钱，咱们上街吃羊肉泡馍去！

“三百年前这顿饭就安排好了的。”我说。

我亲自做纸阄，当众做好，端着盘子让他们先抓，留下最后一丸是我的。一起拆开，四张无字，有字的却在我手里。哗，他们一片欢呼。这顿饭三百年前真是我欠他们的了。





专栏作家

当专栏作家原以为轻松，谁知那是金箍咒，更像是法院里的传票。每月在一定的日子，广东一来电报，你就得交稿，不交不行，很有压迫感。但也因此，这一年的笔总算没有生锈，墨水瓶里不至于让苍蝇飞出。前几日看了一幅漫画，是一个大的树桩，树桩上劈着一把斧头，而斧头把上却生发了一枝新绿。漫画起名“生命力”。我想，我竟没有病死，那这些文章该也是斧把上的新生枝叶了吧？





对音乐之见

我很少进音乐厅，也不大去听流行歌，但我常要一个人，坐下来，静静地听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响动，觉得太是美妙的乐曲。小时候在乡间生活，多听到的是大自然的活动的声音，长大在都市，却多的是人的以及人为的声音。不平则鸣，声音是一种和谐作用，所以声音不存在美声和噪音。基于乡间和都市的四十多年生活，构成了我对世上声音的认识，从而又认识了社会，认识了时代，以及认识到了我自己。

有人收集世间万物之声再集中释放了给人听，这就是音乐家。我敬畏声音，也敬畏音乐家从事的是第一流艺术，小说家只是小小地在说话，说话当然是音乐之一，但既是之一，所以沦为艺术的末流，是应该的。





写散文

初写散文，我真的是为了自慰，喜时是为了把喜一分为二多喜，忧时能让忧以二化一少忧，无喜无忧则不提笔。

